

# 我没有见过他

徐淙泉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我没有见过他**

徐沫泉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3印张 4插页 41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河北第1次印制

印数：1—3000册

\*

ISBN7-5059-0830-8/I·573 定价：1.35元

# 目 录

## 父 与 子

雄鸣	(8)
我没有见过他	(5)
我的名字叫启明	(11)
创造	(15)
碑上，有我的名字	(18)
不知你们是否相识	(21)
我的母亲	(23)
士兵	(28)
独轮车	(32)
回首的深情注目礼	(34)
归乡	(40)

锻造 ..... (44)

## 日之声

日之声 ..... (49)

我，不停地旋转 ..... (61)

中年 ..... (63)

火流星 ..... (66)

篝火晚会 ..... (68)

火焰 ..... (71)

我的心你的心 ..... (73)

在一个旅途 ..... (75)

我在泥土里歌唱 ..... (78)

冬泳 ..... (81)

悬崖 ..... (83)

黄金海岸：沙之吟 ..... (85)

后记 ..... (93)

# 父 与 子





## 蝉 鸣

整个夏天。我听不到  
无色的蝉鸣。长长的长长的  
蝉鸣。只是于  
短暂停歇的空白  
我才感受到它的存在  
它存在时我听不到  
它独自在那个世界里唱

而我独自在这个世界里  
唱。长长的长长的歌  
没有谁能够听到它。或  
感受到它的存在。它  
只存在于我的世界  
长长的长长的歌唱

我与蝉在各自的世界

唱得痴迷。陶醉。悠长  
直到我们不再存在。人们  
还以为歌声仍在



## 我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见过他  
不知他是什么模样  
脸上挂着愤怒还是挂着笑容

啊，我的母亲般的乡野上  
声声狗吠中飘落黎明  
那条爬满蒺藜的小路  
背负沉重的蓝天走向遥远  
那是他吗  
有一双年轻的灼灼闪光的眼睛  
那目光紧紧攫住一个人  
连同她背后乡村朦胧的睡意  
终于，他扭转身去了  
高高兴兴  
没有一滴泪  
甚至没有一句温存的话或一个亲吻

松软难行的黄土路上  
只留下  
一串延伸的脚印  
一颗在自豪中碎裂的心  
和一粒困苦中的希望的种子

我没有见过他  
在我的想象中  
不知他该是年老还是年轻

行军路上  
那个刚长出胡茬的连长  
抗大三期的学员  
正夺过一位战士的枪支  
听，他的战前动员多么有力  
简短得就象一把镢头  
大家都乐意跟他冲杀  
因为，他那燃烧的生命  
不怕风暴吹熄  
他身上有累累战伤  
那是记录他成长的年轮  
在一次攻坚战中

他又缠着首长争得了主攻任务  
子弹和弹皮  
那不过是一些碍眼的灰尘或蝶虫  
他淌着汗和血  
他是一面前进的旗帜  
他的带火的嘶喊随着城墙的塌陷  
升上硝烟弥漫的天空  
突然，他倒下了  
只有那头颅缓缓抬起  
双眼盯住  
战友们如飞的脚步  
前方的胜利  
在那渴望生的眼神中  
一定也有家乡绿色的田野  
一间熏黑的土屋  
新婚离别的妻  
也许，还有我，虽然还没出生

我没有见过他  
难道我降临人世  
是为延续他的生命？

象碱地里盎然挺胸的一株苦苦菜  
摇着一朵小黄花  
母亲，带着她的希望在田间耕耘  
当我还只是在她怀里  
吮吸着稀淡的乳汁时  
她骄傲与思念混合成的悲壮歌声  
便借助昏黄的油灯  
在我幼小的心灵投下父亲的影子  
不是带着血迹躺在地上  
而是站立着呼啸着  
点燃青春的热血  
在漆黑的战场苦苦追寻

我没有见过他  
我常常凝望着远方的绿树  
幻想他活着

他活着  
也许已是一个大城市的市长  
有漫长的党龄军龄，有权力也有威望  
但这不是他  
他在哪里？

机器隆隆的坑道里  
戴着安全帽和采煤工人谈话的是他  
海防前线的阵地上  
浑身泥土和战士一起打靶的是他  
播种季节，宽阔的田野里扶着木犁  
和农民谈着收成的是他  
那应该是他  
却又不是

我没有见过他  
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哪怕  
一张小照也好慰藉一颗受伤的心

可是，我找到他了  
我找到他了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我就是他的财产  
我就是他的希望  
我们已得到的，决不是他追寻的全部  
更加光明的星还在地平线上闪烁  
我行军踏着泥泞

我拼杀忘记生命  
我挺立着呼啸着  
沿着漫长的道路继续追寻

啊，我的没有见过面的父亲  
安息吧

1982. 4. 5

## 我的名字叫启明

赵云霄烈士，女，中共党员，1928年9月被敌人逮捕入狱。狱中生一女，取名启明。孩子刚满月，云霄同志便被敌人杀害，年仅23岁。临刑前给女儿写一遗书，嘱其继承父母遗志。遗物只有信件、衣物和一戒指。画家孙滋溪同志据此作油画《母亲》，为建党60周年献礼。

我是赵云霄烈士的女儿，  
我是千千万万  
为革命殉难的烈士的儿女，  
我的名字叫启明。

妈妈，  
我是爬在你脸颊上的那滴苦泪，  
我是透过铁窗照在你身上的那缕阳光，  
我是你临刑时用生命吻别的婴儿，

我是你心室里那颗灿灿的启明。

我诞生于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狱，  
我是个世界上的不幸。  
爸爸妈妈是照亮这黑暗的两颗星，  
却过早地陨落在黑暗之中。  
因而，当我刚刚降临这个罪恶世界，  
便成为你们希望的启明——  
去报道一个艳阳天的来临！

妈妈，天大亮了，  
你的遗言，是我生命的光源，  
你的泪花象那枚戒指一样闪光，  
我记不得  
你最后一次给我喂奶的情形了，  
而那泪水永与我的血液交融。  
我记不得  
你津血的唇如何亲我的脸颊了，  
而留下的希望永远燃烧在我的眼里。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是中国共产党人！

如今，  
我也是一个共产党人。  
不仅长大成人，  
而且霜染两鬓。  
我懂得了生活和生命的意义，  
我懂得了牺牲的价值和为谁牺牲。

我是启明，  
妈妈，我没有忘记，  
我的名字诞生在那个如漆的黑夜。  
在阳光高照的今天，  
我还是我，你的启明。  
你留下的那枚戒指戴在我手上，  
那是你金子般的心。  
我在倾听，  
临刑时刻你金子般的心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在浩瀚的历史时空，  
我沿这条轨迹运行。

因此，我的心向人民洞开，  
我的光不为自己照明，